



坐看云起时 木马入梦来 ——读《坐看云起时》

■安徽合肥 高翔宇

写得真好！合上，《左岸春风 右岸芦苇》，封面不也是一首诗么？受启于《思想录》——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很有大师的风范。诗集不长，一下午读完，跟着大师一起浮想联翩，拍手称快，不知不觉，太阳偏移，红红的一轮，挂在西边的山顶，忽然感受到十五年间，春风得意的青年才子已经步入琐碎的中年。我想为他写篇书评，用玩笑的方式——《何处春风半日长》。这个标题隐藏着正国兄的姓氏、左岸的春风，还有炊烟袅袅的日常。只写左岸，是因为，思想的芦苇，那一半，依旧留白，给正国兄，那是他的内心。最终，却因各种事务耽搁了下来，没了写出来的冲动，想起便感觉愧疚，今天一并补上。这个书评的构思其实源自于六百年前的诗人刘基。何处春风拂苑墙，飞花片片入昭阳。多情尚有池边柳，留得啼莺伴日长。

我更愿意将六百年前的春风想象成六百年后的正国兄，自带古风，出口成诗，坐看云起，卧听风雨。果然！三年后的今天，正国兄赠我这本新作《坐看云起时》。同样一个下午读完，不知不觉，太阳偏移，红红的一轮，挂在西边的山顶，忽然惊觉，该有多久，没有认真看一次日出日落，该有多久，没有坐下，静看天上的云朵。下意识遥望天边，却哪有云朵，只是雾蒙蒙的一片。这大概，就是中年了吧。一个喜欢看云的中年人，内心早已历经磅礴，甘于平淡，归于童真，拥抱自然，转而而为诗。这是可爱的正国兄。诗词，是最能传情达意的方式，诗人，则是这份心境的摆渡人。亘古不变。

人到中年

惯于在半夜醒来

……

三言两语，摆渡到了我的心里

早春的鸟啼

先于花朵返回枝头

先于日出抵达清晨

……

我想将这一首诗的名字改为《先于》，因为，他先于所有人洞察到世间的变化。正国兄的诗句，充满灵性，会将你的思绪摆渡到天边，这大概也是坐看云起的用意吧。我常以为，优秀的诗人，都具有这样的才华，他们的内心过于丰饶，坐拥群岛，笑看沙洲，如同一千年前发配海南的苏轼，月下漫步，乡间采药，坐看云起。

正国兄是一位难得才子。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听闻安徽出版有四位才子，这其中自然少不了何正国兄。当时的交集并不太多。偶有图书选题，正国兄会耐心指导，不吝赐教。亦师亦友，渐渐熟悉，联系也越来越多，新年时，还会收到正国兄赠予的贺卡、新书。他很随性，合则聚，不合则散，就像天边的那些云朵，却又喜欢整个西装外套，开口聊天，天真就会遇到无邪，率真的性格显露无遗。跟他聊天时，会被他那拗口的南方方言感染，这种感觉很亲切，不是乡音，胜似乡音，让人有种随时玩笑的放松。指缝很宽，时间太瘦，十多年悄悄从指间溜走。

三年前，机缘巧合，我们从朋友变成了同事，八月底的一天，正国兄来到了我的办公室。“翔宇！”他的方言依然很重。“大师！”这是正国兄新的雅号。大师笑了，他已经习惯了我们的玩笑。“新出一本诗集，请多指正。”正国兄手里拿着一本新书——《左岸春风 右岸芦苇》，他的谦逊如同他的随性。我郑重地接过去，随手翻开一页，念道：

再野的孩子

也能被一条炊烟牵住

在暮霭沉沉的黄昏

炊烟的呼唤

就是母亲的呼唤

一部安徽省鸟类分布权威解读的力作

■江苏南京 徐海根

作为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中的课题之一、安徽省省级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安徽省鸟类分布名录与图鉴”的最终研究成果，侯银续等主编的《安徽省鸟类分布名录与图鉴》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为安徽省第一部科学研究与鸟类观察的工具书籍，分为两册，内容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安徽鸟类名录。整理和汇编历史文献记录、标本记录和近十余年调查记录到的安徽分布的鸟类种类名录。第二部分，安徽鸟类分布。整理汇编了安徽省所有记录到的鸟类被观察、或捕猎、或拍摄的地区。第三部分，安徽省鸟类图志。分文字和图片两部分。文字部分包括安徽鸟类的形态描述、习性及识别特征及分布地概要；图片部分主要是安徽鸟类图片，含手绘图和摄影师野外实地拍摄的安徽野生鸟类照片。

安徽环境持续变好，不只是安徽省环境、林业保护部门对环保事业的大力督查和投入，还有来自民间许许多多自然保护组织和个人的支持和努力。安徽省珍稀鸟类保护工作者联合会就是这样一个由鸟类保护者组成的联合会，会长侯银续先生是安徽著名鸟类工作者，他自2002年开始，长期组织环保志愿者和观鸟爱好者公益开展鸟类资源调查和保护，尤其自2011年参加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安徽鸟类多样性监测工作以来，他所率领的团队凭借雄厚的专业知

识和敏锐的野外观察能力，不断增加和丰富着安徽鸟类分布纪录。2015年，侯银续等注册通过安徽省珍稀鸟类保护工作者联合会，机构的成立旨在引导更多市民通过认识鸟类、发现鸟类，从而达到保护鸟类的目的。他们一直活跃在安徽省鸟类资源保护、自然教育公益科普活动的第一线，深入安徽省各地，实地考察，获得了安徽省鸟类资源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安徽省鸟类分布名录与图鉴》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全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观鸟和爱鸟的行列，人们对鸟类方面的知识需求与日俱增，亟需专业人士积极引导。为此，侯银续先生率领团队历时3年，在比较国内外鸟类学研究的新进展、结合鸟类分子生物学及鸣声研究成果、对比中国和世界鸟类新旧分类系统的基础上，对安徽鸟类区系进行了系统整理，编写出《安徽省鸟类分布名录与图鉴》一书。该书汇集了侯银续先生17年来对安徽鸟类的研究成果，并参考相关文献、鸟类标本数据以及观鸟、拍鸟爱好者的观测数据编写而成，收录了安徽省内已有记录的鸟类20目73科220属共456种，以翔实的文字记录和生动传神的自然图片介绍每一种鸟类的特征、生活习性、地理分布，说明其保护与受胁等级，是安徽省至今最全面的一部鸟类种和亚种分布图志及鸟类普查科著作。

人生百味

于细微处见高低

■安徽合肥 刘元树

2019年秋末冬初的一个傍晚，我接到一位陌生的年轻女士打来的电话，我一愣，正想问“你是谁？你找谁？”，她开口了：“我是西南民族大学老干处的冯瑛。”

哦！这不就是两年上任的学校离退休处党委书记吗！夏爵蓉、龙廷祥等老同事都跟我提起过。我有些惊诧，退休二十八年来，离退休部门的领导鲜有人打电话给我，冯瑛同志“破例”了。我和冯瑛并不认识，1991年我从汉语言文学系退休时，她在家乡四川资阳上高中；2009年我离蓉返皖随女儿生活时，她在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工作。她任现职后，我们虽然对对方都有所闻，但没有直接见过面，所以这次通话只是随便聊聊，不记得说些什么了，只记得聊不多时，大家都说“再见”！

通话虽然没有重要内容，却带给我许多温暖，好像一个远行的游子，终于和失联的家取得了联系。2020年五一劳动节我入住老年公寓后，想给她谈谈我对她任编委会主任的《老同志之友》的一些建议。我视力已经看不清电话本，请公寓护理员拨通了冯瑛的电话，自报姓名后，她劈头就是一句：“你有急事吗？”我说：“没有。”她说：“我在开会，那等散会后我给你打过去。”

这一简单的对话，唤起了我对几十年前相关情景的回忆。

我是一名长期站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始终以为祖国培养合格人才为己任，没有必要、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向谁汇报什么。后来兼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情况就不大一样了，有些事情要向校领导请示、报告，与职能部门沟通、协调。当年会多，电话打过去，对方总是说“在开会，等会儿打来”。等会儿？等多久？短了，会没开完；长了，或许又去开别的会了，做到恰是时候真难。临近中午12点，冯瑛的电话如约打来了。我不了解她的家庭情况，但知道四十多岁的人大都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我建议改天再谈，她勉强同意了。

冯瑛同志和我的对话，使我明白了领导原来急事可以急办，不是急事则可以散会后给对方打回去，免得对方等着急。一个是“如果没有急事，散会后给你打过去”，一个是“在开会，等会打来”，两种回答表现出接电话者不同的境界、修养和工作态度，其间的高低之别，不言而喻。

2021年国庆节的前几天，我女儿收到了冯瑛的短信和她根据与我的电话聊天内容整理出的我在老年公寓生活情况的短文。短信上说，她拟把短文交由《老同志之友》发表，问我无意见、有无补充。但是，由于我讲述的内容粗疏、简陋，虽然整理得条理清晰、明白晓畅，整体看来还是单薄、平淡，不宜发表。我只好“另写”了，但因为我已几乎变成盲人，“另写”谈何容易！

我一段一段地打腹稿，等女儿来公寓时一段一段地背给她听，由她记录下来。我思维迟钝，记性又差，在她记录下来之前，背出的那段文字总在我的脑中萦绕，比较满意的怕遗忘，不满意的要斟酌、修改或重打腹稿，夜间醒来总是想起这些文字，以致难以入睡。此中甘苦，视力正常者很难理解。经过一个半月与女儿的合作，全文终于完成了，并在报刊发表，反响还出乎意外的大。搁笔之际，获悉冯瑛同志调任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党委书记，我为她高兴。相信她在这一新的岗位上，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加出色。